

碧海情懷

陳浩泉



洋紫荊文叢



洋紫荊文叢④

碧海情懷

陳浩泉

華南圖書文化中心出版

封面攝影：水禾田

插 畫：劉世仁

洋紫荆文叢④
碧 海 情 懷

著作者：陳 浩 泉

出 版：華南圖書文化中心

香港上環禧利街27號二樓

承 印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營盤第二街129號地庫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再 版：一九八三年八月

定價：港幣十四元

目錄

一	航船啓碇·····	一
二	熱情的華僑·····	二三
三	二副的故事·····	三八
四	別了，蓓莉·····	六〇
五	歌女小娜·····	八一
六	船上的球賽·····	九三
七	耶加達邂逅蓓莉·····	一〇九
八	開普敦的風暴·····	一二二
九	重上征途·····	一五一
附錄：	詩人·作家陳浩泉·····	一五七
	東 瑞·····	

一 航船啓碇

×月×日 晴

對我的一生來說，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，從今天起，我真正地成爲一個海員了！自己的願望終於實現，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啊！

今天，也可以說是我一個人生的轉捩點。當然，人生幾十年，路途是遙遠的，但從今日開始，我到底是走上了一條新的路。這條路是平坦還是崎嶇呢？現在言之過早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已經邁開了第一步。

無可否認，前景對我來說是充滿誘惑的，它如海市蜃樓，多采多姿！就是爲這我認爲是充滿着陽光的前景，我付出了種種的努力——六年的中學，加上一年半工專，八年的時光不算太短了，還有種種青春的幻想以及後來比較成熟了的心理上的準備。

現在，青春的航船終於要啓碇了。

很感激同學們今天一早來送行。起鵬更到家裏來幫我拿行李。其實也沒有甚麼行李，一個皮篋，一個旅行袋，如此而已。

船公司的小電船十點鐘在卜公碼頭接我。同學們約定八點半在中環喝茶。本來，臨行之前，幾個老友要爲我餞行，但被我婉辭了。

在茶樓裏，大家談得不少，臨別在即，我的確有點依依不捨。

「噯，蓓莉怎麼沒來呢？」李香問。

「……也許她有要緊的事，臨時不能來吧！」起鵬很「醒目」地把話題拉開。將近十點，我們來到了卜公碼頭。

天氣很好，陽光燦爛，但海風很大，它撥亂了人們的衣服、頭髮，還有我的心緒。碼頭外邊，一個黃衣少女的身影使我眼前一亮——那不是蓓莉嗎！

她走到我們眼前來了。

「哎呀，你這個時候才到，人家就快下船了！」吱吱喳喳的李香先叫開了。

「對不起，我剛好有點事！」她這句話像是對李香和其他的同學說，又像是對我說。」

「沒空就不必來嘛！」我說。

「還有十幾分鐘，電船來了沒有？」她看看錶。

「還沒有。」

這時，「醒目」的起鵬又帶幾個同學走到碼頭的另一邊去看人家釣魚。我心裏明白，他是希望把最後這十幾分鐘「寶貴的時間」留給我和蓓莉。

可是，現在我們又能說甚麼呢？

望着天，望着海，一片湛藍，一兩隻海鷗在水面上低翔覓食，浪花沖激着長滿青苔的碼頭支柱。遠處，有點薄薄的霧靄。一艘艘大洋輪靜靜地躺在海面上，然而，海波不斷地在它們身邊低語慫恿。終於，它們要遠行，也許今天，也許明天，從太平洋到大西洋，從地球的這一邊到另一邊。

「早上很遲起床嗎？」我打破了沉寂。」

「唔！」她抬頭望我。

「昨晚沒睡好？」

她點頭。

昨晚，我又何嘗不是輾轉反側呢？

昨天晚飯後，我們在公園的草地上坐了兩個多鐘頭，我們談得很多，最後，蓓莉哭了！離情別緒困擾着她，同時，她也爲我們感情的前途而憂慮。

我心裏也難過，但我知道自己不能軟弱，這對我們沒有好處。遠行在即，我又怎麼可以「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」呢？

於是，我爲她抹乾眼淚，安慰她、勸勵她。

但說心裏話，對我們之間的感情，我同樣沒有十足的信心。爲甚麼呢？因爲蓓莉的父母太頑固了，他們那花崗岩頭腦的堡壘是難以攻破的，何況蓓莉又是一個「孝順」聽話的獨生女！

本來，蓓莉的爸媽不反對我和蓓莉來往，他們到底認爲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。可是，當他們知道我在工專裏唸的是電報這一科，而將來又打算到船上去當電報員時，他們就反

對我和蓓莉之間進一步的發展了。

他們的理由多得很，說甚麼「行船跑馬三分險」；說甚麼「好女子不當明星，好男子不做海員」；說海員離妻別兒，會花錢，私生活差，嫖、賭、飲樣樣會。他們還引用過去流傳的一支歌仔來勸告自己的女兒，這歌仔是這樣的：

「嫁了行船仔，銀紙冇（無）得睇（看），白衫冇得洗，米缸常見底！」

今天，爲甚麼還有這種陳腐的觀念呢？有些海員的生活作風較差，這是事實，但怎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呀？將來當了海員，我相信自己就不會是這種人！

可是現在，這樣的話蓓莉的父母怎聽得入耳呢？他們怎會相信我呢？

蓓莉的想法當然不會和爸媽一樣，不過，她也有一個「條件」——希望我結婚之後不再航海。這一點我答應了。事實上我也有這樣的打算。航海只是我人生中的一個旅程，未必是我的終生事業。

但是，蓓莉的父母仍然不會相信這一點，他們仍然堅決反對。蓓莉是柔順的獨女，這又有甚麼辦法呢？

看看錶，已經十點了。

「我走了，你多保重啦！」我輕握她放在欄杆上的手。

「……」她點點頭，「以後多寫信來！」

「我會的！」

蓓莉的聲音有點哽咽，我的心頭也感到一陣酸楚。吐一口氣，我把眼光放到遠處。

「卜卜卜……」船公司的小電船泊到碼頭來了。

起鵬和同學們也都走了過來，紛紛與我握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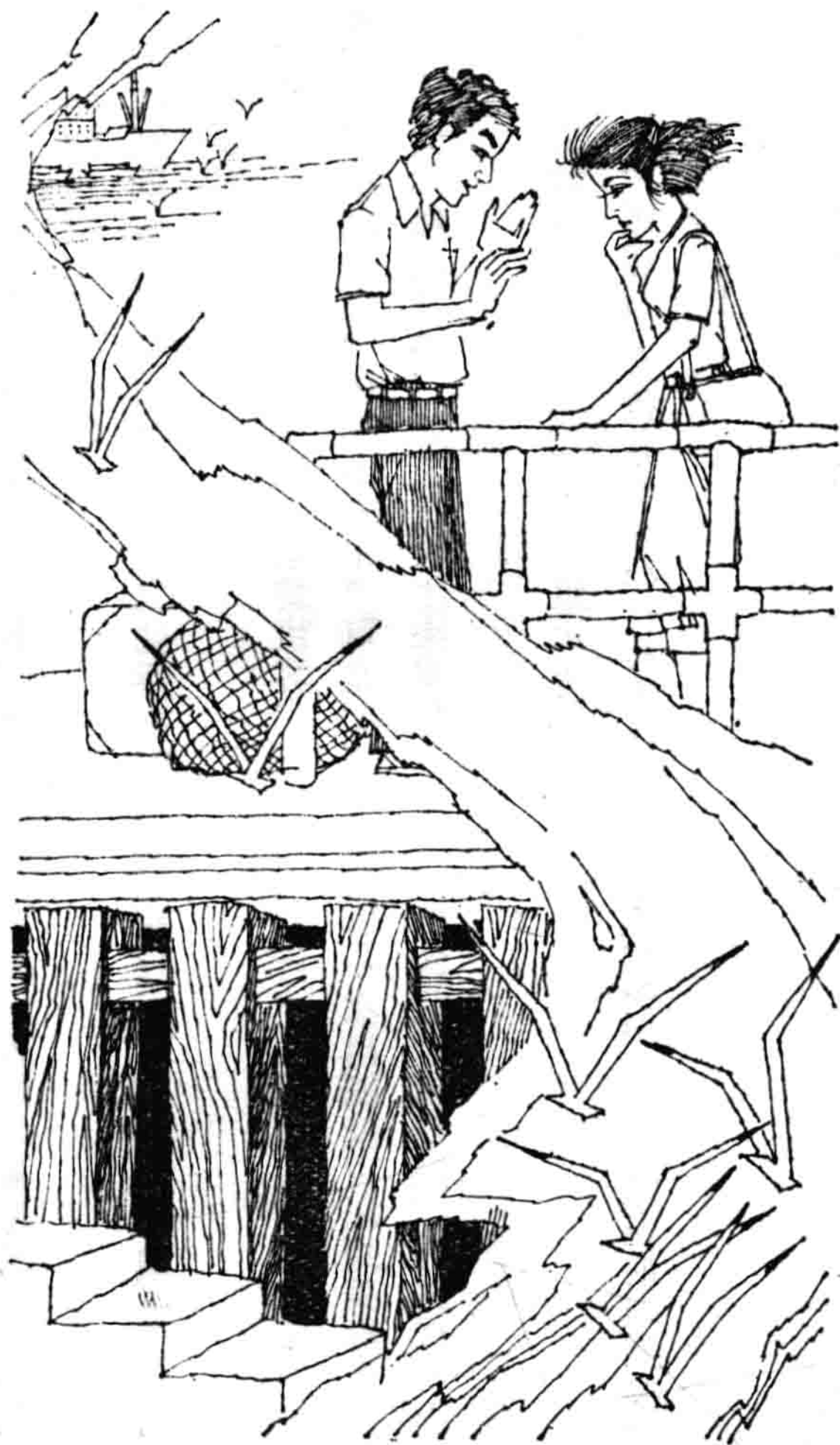
「記得寫信給我們！」志雲和文勝說。

「一定！我把你們的地址都帶上了！」

然後，我和羅拔、雅思握別。最後是蓓莉。無需言語，一個凝視的眼神，一個深遠的關切，之後，我離開了蓓莉，離開了同學們，提着行李走下了小電船。

風很大，小電船在不斷加快的馬達聲中開動了。海風肆意地撩撥着我的衣領和頭髮。

「再見，再見！……」



同學們在碼頭上揮着手，包括蓓莉。然後，碼頭逐漸地遠去，人影逐漸地變小，小電船相信也在他們的視野中逐漸地消失了。

電船迎風破浪地向停泊在西環海面十二號浮泡的一艘貨輪駛去。這艘貨輪載重二萬噸，是行走美加線的。

小時候，我就憧憬着自己將來能夠暢遊世界，在地球上環行。一般來說，到東南亞一帶旅行比較容易，歐洲難點，美洲更難了。可是，想不到我第一次出國就可以到美洲去！小電船靠近大洋輪的身邊，船上有人下來幫我拿行李，然後我跟他沿懸空的扶梯爬上輪船。

「先生，你貴姓呀？」我跟那個人一直走上三樓。

「我叫巫立平，電報員。今後我們就在一起工作了，不要客氣！」他回頭爽朗地笑笑。

「哦，原來你就是我師傅！」

「別這麼說！」

現在，我初出茅廬，在船上的職位是電報部練習生，巫先生當然是我的師傅了。

「唔，這就是你的房間。」他在一個門口停下來，然後開門讓我進去。

顯然，房間已經收拾過，一張單人床，一張寫字桌，還有椅子及一個小書架，一切整整有條。

「我的房間就在隔壁，咱們今後是鄰居，來往很方便的。」巫立平風趣地說。

「我剛踏出校門，甚麼也不懂，以後要你多多關照指點呢！」

「咱們以後一起工作、一起生活，還有甚麼不好說的！」巫立平在椅上坐下說，「初次上船，生活上也許會不習慣，但慢慢就會好的。還有兩點最要緊：第一，工作要認真，因為電報工作是關係到全船職工的生命安全的；第二，好的學，壞的不要學，不論在船上還是上了岸，甚麼時候都應該有自己堅定的意志。」

我點頭，默記着他的話。

「第一次見面就講『耶穌』（道理），你不會覺得我老氣橫秋吧？」巫立平笑了。

「那裏，你是關心我呀！」

「好，咱們以後談話的機會多的是，你先收拾收拾東西，休息一下，吃午飯的時候我

來叫你。」

「好，謝謝你！」

巫立平出去了，我坐在床上，環視着自己將來的這個小天地，感到相當滿意。

於是，我打開皮篋和旅行袋，把一些日用品、衣服和書籍拿出來。

躺在床上，軟綿綿的，頗爲舒適，絲毫感覺不到輪船是躺在海波之上。

——大海、貝殼，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我名叫貝凱，但在學校裏，同學們都叫我的綽號「貝殼」。如今，貝殼要從沙灘上回到大海的懷抱，重新開始它的新生命，去海中游泳，去傾聽大海的心聲！

正當我躺在床上遐想，巫立平敲門進來了：「吃飯了，貝凱！」

「好！」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。他瞥見了小書架上的一系列書。

「好啊，你也是書蟲呢！在船上，這可真是個好的嗜好了，你有充分的時間可以過書癮。」巫立平邊說邊在書架前翻看着。

「唔——航海的、地理的，還有哲學、文藝……哈，你的興趣不少呢！」

「甚麼都不懂，所以甚麼都想學學！」我說。

「好！」巫立平的一隻大手拍在我肩上，我感到渾厚有力。

在飯堂裏，巫立平介紹我認識了大副、二副、三副、「波臣」（水手長），還有老船員蘇伯等等。大家對我都頗友善。

吃完飯，巫立平又帶我到處參觀，從飯堂、康樂室到甲板，又從低級船員住的「福士」（大倉）走到高級船員住的宿舍以及駕駛室、電報室……。

「這是貨輪，所以在海上的日子會寂寞點，客貨輪就熱鬧得多了。」巫立平說，「這間公司有幾十艘船，客貨輪多的是，以後有機會的。」

「船是今晚開吧？」我問。

「對，零時開。」他說，「晚上船長就會回來了，到時候你要去見見他。」

晚飯後，我走出房間，獨自倚在船舷上，眺望暮色四合、華燈初上的夜香港。

——這就是被人們稱爲「東方之珠」的香港了。如今，我將離開這個自己從小在這裏長大的地方，離開父母、弟妹以及蓓莉和同學們！

——再見了，香港！……

「貝凱，這麼快想家了？」是巫立平的聲音。

「不！……」我回頭靦覷地笑笑。

「船長叫你！」

「哦——」我心裏不免有點緊張。

「船長叫熊二，他的脾氣就像熊一樣，又兇又蠻，可是你不必害怕。」巫立平悄悄地告訴我。

我只有唯唯諾諾地點頭。

來到船長室，只見船長熊腰虎背，高大黑實，果然像一頭熊！

「熊船長，他就是新來的電報練習生貝凱。」巫立平說。

「熊船長！」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。

「唔，坐！」他的熊腰挪動了一下，然後說：

「到船上來要好好學，熟悉工作，掌握業務。以後你的工作就由巫立平負責，他是

船上的標準船員，你跟他學沒錯的。」

「熊船長過獎了！」

「他的房間安排好了嗎？」熊船長問。

「安排好了。」巫立平回答。

「那你們回去休息，等會兒就要開船了。」

當時針指正十二，輪船氣笛長鳴，慢慢地開出了維多利亞港。

巫立平已經在電報室中開始了工作，我就坐在他旁邊。與公司聯絡過後，他又忙着收天氣報告及天氣圖。

出了維多利亞港，燈火闌珊的夜香港也漸漸地遠去了。

×月×日 晴

在太平洋上，我們已經航行了兩天。

初次出海，許多人都會暈船、嘔吐，但我卻沒有這回事，只是感覺到進入公海，輪船在海波上起蕩得厲害。偶然，在空氣不流通的地方，我才會感到有點頭暈。我沒有暈船，